



晚来春

安化县教育和体育局 廖双初

今年的春天来得晚,立春都一个多月了,春的气息总还不浓。往年这个时候,大地早已鲜花烂漫、杨柳依依、绿草如茵了,可现在似乎难觅踪影。至于冯唐所描绘的“春水初生,春林初盛”之类的风景,便只能存在于作家的笔端了。

好在这个周六,天总算没有紧绷着脸,微风习习,云在消散,太阳有了一丝要呈现光芒的味道。我走出家门,来到建成不久的河岸大道信步寻春。

或许是人们被连月的阴雨拖得对天气没有了信心,岸堤上散步者寥寥。人一少,道路就显得无比空旷。绿化带里,从某个大山深处移栽来的高大乔木显然还没有回过神来,从上至下只有些零星枝丫,像伤疤一般吸附在树干上的不多的叶片偶尔在风中震颤,说明它们还顽强地活着。地上的草儿,除了杂草长势犹欢外,其余皆未苏醒,仍是去年的模样。望一眼堤下的资水河,还没有涨起来,长时

间的雨,让它有些浑浊。

独个儿步行在如此寥落的路途,我竟满眼是秋的萧索,看不到春的蓬勃。

我不由得想起一位朋友对我的倾诉和感慨。时间回溯到一年多前,朋友遭遇了人生的一次挫折,结果是丢了职位,减了薪水,损了名声,家人为他经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想到自己工作十多年一向严谨认真,不期却遭此不测,他有些心寒。

他跑来同我讲这些,是同病相怜,更是惺惺相惜,他知道我不久前也遇到了一次挫折。

他的事,我了解,有点冤,也不冤,要怪只能怪运气不好。我没有同他随声附和,也不支持他心灰意冷。我对他说,在这个场子里混,并非到处都是阳光明媚,也有风雨,也有险滩,吃点亏很正常,只要把握好了大原则,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如果老这样郁郁寡欢,人的青春耗不起,也无人来同情你,你应该重拾信心,加快步子



朝前赶。

跟他聊的过程中,我想起台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歌《水手》,歌里反反复复吟唱的那么几句: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/擦干泪不要怕/至少我们还有梦/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/擦干泪不要问/为什么”。这好有意味的歌词,饱含着多少人生况味和哲理!

眼前的资水河,让我想到了多年前河里扬起的无数风帆。这是一条孕育生命的河流,也是一条曾经赋予多少人生活的河流。许多事,真的不必去拷问为什么。

我从高高的河堤上下来,往亲水码头方向走去,猛然发现,绿化带里临水种植的茶花开得正艳,瞧那样子已盛开了多日,红花已谢了一地。原来,春日迟迟,却不是完全没来,我们往往只注意了它的常态,而忽略了它背后萌动的一页。

星期天的上午,我出门去散步,不一会儿,空气中便弥漫着雨的味道。

不远处有座凉亭,行人们匆匆赶了过去。这座凉亭不足5平米,看上去有些年代了。大家挤在亭子里,不时地擦着额上的雨滴,身边有几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,不禁抱怨起这反复无常的天气来,没多久,大家都默契般地静了下来,似乎接受了这大自然的馈赠。

雨越下越大,好像没有要停歇的意思,闲得无聊,亭中的人们开始谈天说地,时不时传来一阵欢声笑语。这时,我注意到了站在我身边的一对年轻人,女孩问:“你还讨厌雨吗?”“不讨厌,它可是我们爱的见证!”男孩回答。难道是他俩?三年前的一天,也是在这个凉亭,兴许是被雨淋透了吧,男孩不停地抱怨着,而一旁的女孩似乎有着不一样的看法。我记得当时,他俩还争了起来,我想她可能是真的喜欢雨吧。

大家聊着聊着也就熟络了。看着这对情侣,我微笑着问道:“你们三年前在这躲过雨吗?”他们礼貌地说:“是啊,您怎么知道?难道您也在。”看着他们吃惊的模样,我笑了笑,点了点头。男孩告诉我,那天雨停了之后,他问女孩要了联系方式,最后还选择了在雨天举行婚礼。他们都很感谢那场让他们相识的大雨!

躲雨让我看到和懂得了很多!在雨中,演绎着许多美的故事,许多动人心弦的瞬间。因为躲雨,陌路人之间有了相交的契机。

原本只是纯粹地担心被雨淋到罢了,现在却舍不得雨停了,大自然为我们制造了机会,为什么不停下来欣赏一番。一旦雨一停,大家又将是各奔东西。想到这儿,我忍不住期盼这场雨能一直落下去。

雨终究是下累了。行人们陆续地走出了凉亭,又开始了各自的生活……

畅情

路过街边的小菜摊,见一老妇人面前的竹筐里摆放着许多嫩紫的叶儿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——这不是香椿吗?原来乡下的椿树已发芽了。

买下一把香椿,心里却在感慨,久居城市,岂止是对季节的变幻麻木,就是那浓浓的乡情,也在喧嚣的生活里淡远了。

我对香椿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,即便是在乡下,香椿树也是不多见的。记得小时,村前屋后,多的是一种不能吃的椿树,俗称“臭椿”,树上爬着一些扁扁的小虫,身上散发着一股骚臭味。能吃的“香椿”,村中只有两棵,一棵在一远房叔叔的院子里,一棵就在我家的屋前。

香椿树难成料,那时又不作兴买卖,乡下便没人去栽,完全是自生。因堂叔院子里的那棵看得紧,每当香椿发芽,嫩黄的芽叶生满枝头的时候,就有村人到我家的屋前采摘,尝个新鲜。与和善的母亲打声招呼,或攀爬、或勾拽,就将一把青嫩嫩的椿芽儿采

藏在香椿里的乡情

李晓琦

了去。有客气的,来时还会带上两三个鸡蛋。

香椿可以凉拌着吃,也可以腌了晒干后存放。最常见的吃法是炒鸡蛋。那时候乡下都烧柴草,灶台上的锅很大,每当母亲用香椿炒鸡蛋时,一屋子都飘荡着馨人的芳香。直到现在,每当吃到香椿炒鸡蛋这道菜,眼前总浮现母亲在灶台前的那片氤氲里,挥动锅铲的身影。

远离故乡,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。椿树发芽的日子,偶遇乡邻进城带来几把香香的叶儿,总感觉比菜市场、超市里买的香郁,是那叶芽儿里饱含着浓浓的乡情吧?

一个春日去乡下,亲戚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树,下面的叶芽采光了,上面却是一片嫩绿。问怎么不摘了,说是太高了,再说现在吃得东西太多,



也不稀罕了。我立即脱了外套,用小时候锻炼出来还没忘却的爬树本领攀了上去。不一会儿,小院子里便落满了香椿芽儿。回家后,我依照母亲的做法,用盐腌了,却不晒,用大玻璃瓶装了放在冰箱里。那个春天的芳香,陪我浅酌慢饮了漫长的时光。

记忆最深的是在武汉漂泊的那个春天。在深深体会了打拼的艰难及生活的困苦,经历了人世的冷暖和友情的淡漠后,一个中午,我疲惫地落脚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。香椿炒蛋——贴在墙上的菜谱一下子就勾住了我的眼睛。等一盘热气腾腾的香椿炒蛋摆在我的面前时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我想起了灶台前那片氤氲里母亲的身影,想到了故乡……

年年春天,年年香椿发芽,让我把亲情与乡情的芳香和温馨一直品尝。

诉说

2015年的夏天,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。在这个夏天里,我结束了长达16年的求学生涯。学生时代的青春,一去不复返。7月,我前往我工作的公司报到,开始了新的征程。工作时代的青春,正向我徐徐走来。

我的青春,延续了父辈的理想。40多年前,父亲大学毕业,他响应国家的号召,背着行李回到乡下,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父亲的青春从此交给了青山绿水。我知道,这些年来,父亲将他的一腔抱负和热情全部寄予到我的身上,我是他的希望。

大学入学报到时,父亲因为不放心我独自去学校,陪同第一次出省、第一次坐火车的我去报到。那时的我,有点叛逆,更多的是父亲觉着我少不更事,同时他也希望能再次去大学校园看看,或许

一场关于青春的接力赛

保利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田世威

能重拾起曾经青春的回忆。到学校报到的第二天清晨,父亲在安顿好一切事务之后,简单交代了我一下,留给我和大学室友一封信,便动身回家了。

四年后,在归家的车厢里,我打开宿舍兄弟送给我的毕业礼物,在那个沉甸甸的礼盒里,父亲留的那封信还躺在里面。再次翻看那封四年前的信,我才逐渐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。我才懂得,我是父亲青春的延续。我的青春应该包含父亲未能绽放的光彩、他曾经的抱负与热情,他希望我能为国家、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在这美好的时代里,父亲希望我的青春能不一样,而宿舍兄弟正是读懂了

我父亲的良苦用心,将这封信连同他们送给我的毕业礼物一同装进了盒子里。

从洛阳回到家中,父亲为我清点带回来的行李,我将大学毕业证书拿给父亲看,父亲小心翼翼地接过毕业证书仔细地翻看了起来,连连说:“儿子,可要保管好,可要保管好。”在看到我将毕业证书放置妥当后,父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儿子,大学的梦已经圆了,该向下一个目标出发了。你的中考、高考包括上大学都是我陪着你,这次去工作我还是陪着你去。我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,嫁一座城,娶一世的人,稳稳当当走好人生每一路。离洛阳

去襄阳,与阳字结缘,你生来阳光,但是为人处世有欠缺,我希望你踏踏实实做工作。”

我告诉父亲,我不是十分同意他陪我去公司报到,我已经长大了,不再像以前那般怯弱。父亲对我说:“你认为自己的怯弱是源于父兄的溺爱。小时候每逢外出,父兄都会把你背在背上,你说你是父兄背上长大的孩子。现在,你已经长大了,相信我,工作时代的青春正向你徐徐走来,父亲渴望为你揭开不一样的青春的面庞,父亲也知道工作时代的青春能填补你在学生时代的不足,更重要的是,你是我的青春的延续,你去公司报到我当然也要去。”

听完父亲的话,我深深明白,父亲之于我,不仅仅只是父子,更是一种青春的延续。